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江西

提督漢紀四十五

起柔北關茂盡柔北瀝灘凡十一年

嘉慶

本初元年

夏四月庚辰

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夫

孝質皇帝

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

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

令隨家灑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

增盛至三萬餘生 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為勃海

王 海水溢漂沒民居 六月丁巳赦天下 帝少

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



惡之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進之帝苦  
煩盛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  
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  
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  
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  
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  
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  
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  
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  
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  
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  
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  
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  
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  
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  
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  
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初平原  
王翼旣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蠶吾縣以侯之順帝許  
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  
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



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

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 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灑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樂巴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 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



通鑑卷三  
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  
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  
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 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匱  
氏爲博園貴人 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爲宦官所  
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戊午赦天下

三月黃龍見譙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

陵王代兄勃適亭侯便爲阜陵王 六月太尉胡廣  
罷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朝野喪氣君臣

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蠡吾侯

悝爲渤海王以奉鴻祀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

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潁陽侯蒙爲西平侯冀子胤

爲襄邑侯胡廣爲安樂侯趙戒爲厨亭侯袁湯爲安

國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杜喬諫曰古之

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

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

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

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



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  
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  
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  
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  
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  
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爲  
臧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  
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爲太尉司空袁湯爲  
司徒前太尉胡廣爲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  
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

堪奉漢宗祀帝亦然之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  
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  
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曰當立王爲天子以嵩爲公  
嵩罵之文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  
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  
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  
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  
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  
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  
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



通鑑卷三十三  
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  
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  
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  
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  
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  
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  
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  
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  
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

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  
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  
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  
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  
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  
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  
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著故赤幘  
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  
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  
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



通鑑卷五十三  
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為河間相  
祐自免歸卒于家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  
請种嵩為從事中郎薦樂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  
御史 是歲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  
兒立

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三月戊  
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白馬羌寇廣漢屬  
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夏四月丙  
子封帝弟顧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  
馬氏為孝崇園貴人 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

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 六月改清河為甘

陵立安平孝王得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

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乙丑有星

孛于天市 京師大水 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

震 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徒袁

湯為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 是歲前朗陵

侯相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

等皆師宗之在朗陵泣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

儉緝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所居



里舊名西豪頽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  
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爲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  
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  
出於單微爲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前後  
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辟  
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  
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  
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爲功曹時中常侍山陽侯  
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  
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  
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  
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  
氏倫謂衆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  
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  
疆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  
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爲太丘長修德  
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  
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  
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



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寃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  
沛相賦歛違灋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鍾皓素與荀  
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  
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  
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  
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阜  
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  
盛故得然乎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  
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詔  
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  
車駕徙幸北宮 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  
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  
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綬比長公主壽善爲妖態  
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  
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  
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  
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  
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



通鑑卷五十三  
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  
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  
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  
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  
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  
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  
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  
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  
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使私客籍  
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閑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

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  
遺之從貧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  
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  
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  
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  
人復乘執橫暴要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  
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  
尊位爲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  
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  
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



民撈掠割剥疆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筮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或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齎書詣



京兆并貨牛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優貴人曰孝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爲后湯沐邑 秋七月梓潼山崩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

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元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蚩笑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



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  
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  
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  
列其誠况於以先王瀆服而私出繫游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侍衛守空宮輒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  
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京師早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司徒張歆罷以光祿

勲吳雄爲司徒 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

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至

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蠻入冬十月

司空胡廣致仕 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

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

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

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

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

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

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

垢翫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

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



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

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灋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灋有似理身



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鞅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

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節王崇薨無子國絕以太常黃瓊為司空帝欲

褒嘉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



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  
北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  
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灑奠猶以所奏禮薄意不  
悅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殺初西域長  
史趙評在于寘病癱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  
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寘王令胡醫  
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  
守馬達會敬代爲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寘事敬先  
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囚

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前到于寘設供  
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  
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  
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  
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  
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夔等遂會  
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輸  
夔不聽上樓斬敬縣首於市輸夔自立爲王國人殺  
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聞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  
擊于寘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



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焚時輸焚死已經月乃斷死  
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  
也 丙辰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孝崇皇后偃氏  
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斂送制度比恭懷皇后  
五月辛卯葬于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冬  
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  
以特進趙戒爲司空

永興元年春三月丁亥帝幸鴻池 夏四月丙申赦  
天下改元 丁酉濟南悼王廣薨無子國除 秋七  
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者數十萬

戶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  
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  
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  
平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  
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  
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  
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  
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  
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  
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



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鯨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宮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乂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冬十月太尉袁湯免以太常胡廣爲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黃瓊爲司徒光祿勳房植爲司空 武陵蠻詹山等反武陵太守汝南應奉招降之 車師後部王阿

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爲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癸卯京師地震 夏蝗 東海胸



山崩 乙卯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太尉胡廣免以司徒黃瓊爲太尉 閏月以光祿勳尹頌爲司徒 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 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有不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

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 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爲窮窶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



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  
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  
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  
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  
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  
不省 夏南陽大水 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韓續爲  
司空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奠鞬臺耆  
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  
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  
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

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  
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  
奠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遺  
奐馬二十匹金鏐八枚奐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  
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  
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  
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  
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灑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  
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歆仇水上去高柳



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  
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  
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月擅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  
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  
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公孫舉東郭寶等聚  
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  
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爲羸長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  
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  
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  
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  
武威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  
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  
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  
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至是詔以東  
方盜賊昌熾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  
薦熲拜中郎將擊舉寶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  
黨降散封熲爲列侯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封梁  
不疑子馬爲潁陰侯梁胤子桃爲城父侯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起疆圉作噩盡昭陽單闕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風令貪暴無度

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令聚眾至四五千人

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詔九真都尉

魏朗討破之

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京師蝗

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

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

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良苗



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  
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  
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  
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  
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  
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  
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  
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  
足無狀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  
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

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  
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  
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  
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  
見無有遺惑者矣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  
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  
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  
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  
尺之錢何有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冬十一月司  
徒尹頌薨 長沙蠻反寇益陽 以司空韓縝爲司



徒以太常北海孫朗爲司空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京師蝗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大雩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以太常胡廣爲太尉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

今西州邊鄙土地壅壅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雖令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特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



任牧守去斤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  
校尉簡練文武授之灋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  
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  
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  
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  
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  
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  
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  
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  
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

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  
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  
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  
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  
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  
暠爲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  
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  
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  
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  
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



胡皆來順服。曷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蜀郡夷寇蠶陵。三月

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夏，京師大水。六月

鮮卑寇遼東。梁皇后恃姊兄蔭，執恣極奢靡，兼倍

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衰

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

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亦憂恚。秋七月丙午，皇后梁

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梁冀一門前後七侯

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

尚公主者二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

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

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

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

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

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

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

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

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

數十人。樹後爲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遼



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腰斬之郎中  
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  
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  
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  
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  
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  
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與  
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  
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  
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

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  
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  
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  
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  
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屢世台輔任齊伊周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  
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鹿馬易形乎  
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  
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  
旣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



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  
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爲貴人冀欲認猛爲其女易  
猛姓爲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遣客刺  
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  
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白帝  
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  
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與  
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  
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  
兄弟專朝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

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  
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  
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  
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議帝嚙超  
臂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  
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悺入省  
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悺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  
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  
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具  
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



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  
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  
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  
少長皆棄市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  
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  
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  
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  
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  
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  
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壬午

立梁貴人為皇后追廢懿陵為貴人冢帝惡梁氏改  
皇后姓為薄氏久之知為鄧香女乃復姓鄧氏 詔  
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  
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  
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勲等七人皆為亭侯  
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  
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  
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暴汙至死徒  
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  
節為州里所服嘗為清詔使 案察冀州滂登車攬



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汚者皆望風解印  
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會詔三府掾屬舉謠  
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  
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  
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  
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  
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  
能詰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  
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  
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陳蕃爲豫章  
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旣謁而退蕃性方峻  
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  
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  
喪輒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  
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  
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醖酒畢留謁則去  
不見喪主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  
被而寢不應徵聘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爲  
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



殺身濟第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  
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  
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  
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見徵君叩頭謝罪還所  
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帝既徵肱不至乃下  
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  
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闕安之玄孫也苦身  
修節不應辟召著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曇繼母酷烈  
曇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  
以爲瀆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  
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  
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  
不出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  
父鄧香爲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爲昆陽  
君兄子康秉皆爲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  
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  
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  
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執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  
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



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詭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

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慝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不欲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旣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



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六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砂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口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爲車騎將軍十二月己巳上還自長安燒當燒

何當前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至羅亭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詔復以陳蕃爲光祿勳楊秉爲河南尹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執會放兖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賂客任方刺羽羽覺其姦捕方囚繫雒陽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輪作左校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兖州郡不能討單超以是陷



第五種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穉怒以待之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結客追種及於太原劫之以歸亡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曾孫也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賞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

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



通鑑卷五十四  
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  
能用延稱病免歸

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  
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爨皆歸鄉里時爨年十  
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  
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  
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爨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  
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  
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  
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  
來積十餘年梁冀旣誅爨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  
車重厚遣之爨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  
見悲感傍人姊戒爨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  
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  
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爨謹從  
其誨後王成卒爨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  
而祠焉 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  
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



通鑑卷五十四  
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  
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  
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  
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  
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  
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  
坐徵詣廷尉免左惟兄勝爲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北  
趙岐耻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玳爲京兆尹素與  
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灋盡殺之岐逃難四  
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

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  
出 閏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校  
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  
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  
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  
還 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  
薨 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爲司徒太常虞放爲司空  
長沙蠻反屯益陽零陵蠻寇長沙 九真餘賊屯  
據日南衆轉強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爲交趾刺  
史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餘人相率詣



方降 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段頰擊破之 泰山  
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  
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  
平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火 司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暉  
為司徒 三月太尉黃瓊免 夏四月以太常沛國  
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  
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  
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甲寅封河間孝王子

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奉孝王後 五月辛酉有星

孛于心 丁卯原陵長壽門火 巳卯京師雨雹

六月京北扶風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來

山並積裂 巳酉赦天下 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

黃瓊為司空 犍為屬國夷寇鈔百姓益州刺史山

昱擊破之 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 秋七

月京師雩減公卿已下奉貢王侯半租占賣關內侯

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九月司空

黃瓊免以大鴻臚東萊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

守簡除煩苛禁察非灑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



通鑑卷三十四  
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  
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  
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  
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  
選一大錢受之冬先零沈氏羗與諸種羗寇并涼  
二州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  
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  
叛歸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  
相胡閎代爲校尉胡閎無威略羗遂陸梁覆沒營塢

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  
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群羗並皆反逆臣  
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羗豫籌其  
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  
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  
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  
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  
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灑前變未遠臣誠戚  
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  
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羗破之斬首八百級先



零諸種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 三月沈氏羗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羗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羗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羗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灑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羗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

乙丑恭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 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募兵討之不能克 乙亥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闕火 烏吾羗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殺益陽令衆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零陵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



通鑑卷五十四  
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  
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捉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  
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  
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尚書朱穆舉右  
校令山陽度尚爲荊州刺史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  
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先是所遣將帥宦官  
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  
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  
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郎十一  
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

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  
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爲司  
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滇那羗寇武威  
張掖酒泉 太尉劉矩免以太常楊秉爲太尉 皇  
甫規持節爲將還督鄉里旣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  
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  
賂群羗令其文降帝璽書誚讓相屬規上書自訟曰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舊都懼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  
靈羗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  
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



悔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  
閔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  
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  
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  
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羗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  
無儋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  
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  
千萬以懷叛羗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  
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  
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

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  
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  
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  
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  
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  
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  
歸家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 三月戊戌赦天下  
以衛尉潁川許栩爲司徒 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  
火 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秋七月甲申平陵園



寢火 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太守陳奉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八月緄坐軍還盜賊復發免 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由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今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 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爲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

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詔徵皇甫規爲度遼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由是拜武威太守及規爲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



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舉事者願  
乞冗官以爲真副朝廷從之以真代規爲度遼將軍  
以規爲使匈奴中郎將 西州吏民守闕爲前護羗  
校尉段熲訟寃者甚衆會滇那等諸種羗益熾涼州  
幾亡乃復以熲爲護羗校尉 尚書朱穆疾宦官恣  
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  
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  
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  
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  
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  
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  
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  
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  
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  
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  
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  
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  
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  
幾憤懣發疽卒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起闕逢執徐盡柔兆數詳凡三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十年春二月丙戌邠鄉忠侯黃瓊薨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進酌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宰宰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衆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之事穉不答更



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孔子云  
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然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  
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  
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  
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  
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  
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  
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  
夏鮮見其儔遂與爲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  
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衆

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  
郡國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  
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  
日容殺雞爲饌泰謂爲已設容分半食毋餘半皮置  
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  
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  
勸令從學卒爲盛德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甌墮地  
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  
泰以爲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  
名當世陳留申屠蟠家貧傭爲漆工鄢陵庾乘少給



事縣廷爲門士秦見而奇之其後皆爲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秦獎進成名者甚衆陳國童子魏昭請於秦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秦許之秦嘗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秦秦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秦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秦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陳留左原爲郡學生犯灋見斥秦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

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秦不絕惡人者秦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秦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秦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沖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秦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



通鑑卷五十五  
處秦感寤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秦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年過四十聲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因於衆中攘袂數允隱隱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並恃其才智曜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

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並以罪廢棄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



城令河內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  
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爲鷹鷂不若  
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  
大賢之路乃以一月奉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齋  
刺謁之因留宿明日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  
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鄉里雖在安居必正衣服妻子  
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  
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  
辟卒於家 三月癸亥隕石于鄆 夏五月己丑京  
師雨雹 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

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  
窮追數百里破其二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  
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關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  
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  
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  
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  
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  
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  
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敕  
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



通鑑卷三十五  
五  
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封  
右鄉侯 冬十月壬寅帝南巡庚申幸章陵戊辰幸  
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  
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桂陽胡騰上言天子無外  
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  
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擾郡  
縣帝在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  
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  
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護羗校尉段熲擊當前煎羌破之 十二月辛丑車駕

還宮 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初  
侍中寇榮恂之曾孫也性矜潔少所與以此為權寵  
所疾榮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納其從孫  
女於後宮左右益忌之遂共陷以罪與宗族免歸故  
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詣闕自訟未至  
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  
會赦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陛下統天  
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  
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構會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殘諂之吏張設機



通鑑卷五十五  
網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歲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剥痛於霜雪逐臣者窮人途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并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各臣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而有

鎮壓之患如臣犯元惡大愆足以陳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閭闔九重陷穿步設舉趾觸杙豈動行絰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悲夫父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責願陛下勾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如陳情臨章泣血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八年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 勃  
海王悺素行險僻多僭傲不瀆北軍中候陳留史弼  
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  
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  
矣竊聞勃海王悺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  
入無常所與群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必有羊勝  
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  
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  
百僚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  
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

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矣上不聽悺果謀為不道  
有司請廢之詔貶為瘦陶王食一縣 丙申晦日有  
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千秋萬歲殿火  
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  
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關其車重三百  
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  
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  
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瀆王公富擬國家飲  
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  
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



通鑑卷五十一  
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  
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  
斯之人非愚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  
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  
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  
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  
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  
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  
校尉韓續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  
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

續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  
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超及璜衡襲  
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  
爲關內侯尹勲等亦皆奪爵 帝多內寵宮女至五  
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而鄧后恃尊驕忌  
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癸亥廢皇后鄧氏送暴  
室以憂死河南尹鄧萬世虎賁中郎將鄧會皆下獄  
誅 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 三月辛巳赦  
天下 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臧污狼籍郡  
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



元群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爲山陽太守以  
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  
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  
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没入之帝大怒與  
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 丁  
巳詔壞郡國諸淫祀特留雒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我  
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没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  
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  
傳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官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

窮極竒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  
姦情賂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  
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  
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  
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  
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  
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災咎  
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復  
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爲議郎 荊州兵朱  
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胤棄城



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  
之零陵下涇編木爲城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  
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  
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  
之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  
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京師詔以尚  
爲中郎將率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并執討  
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二千餘級復以尚爲荊州刺史  
蒼梧太守張敘爲賊所執及任胤皆徵棄市胡蘭餘  
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

界度尚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  
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  
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  
曰磐備位方伯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瀆  
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  
之耻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  
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  
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  
有功得原 閏月甲午南宮朔平署火 段熲擊破  
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



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 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蕃爲太尉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施刑徒李膺帝不許暢龔之子也嘗爲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皆以溫厚爲政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降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

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九月丁未京師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以太常劉茂爲司空茂愷之子也郎中竇武融之玄孫也有女爲貴人采女田聖有寵於帝帝將立之爲后司隸校尉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興廢所因漢立飛燕胤嗣泯絕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太尉陳蕃亦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竇貴人爲皇后拜武爲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 十一月壬子黃門北寺火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



通鑑卷三十五  
三  
祐之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  
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  
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  
以灋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  
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  
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  
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  
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  
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又之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

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  
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讓訴寃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  
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  
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  
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  
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  
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  
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  
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



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徵東海相劉寬爲尚書令  
寬崎之子也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  
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  
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  
皆悅而化之

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公卿郡國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  
而謂之禮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  
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  
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

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屨孰  
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  
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  
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  
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  
使成妃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司隸豫  
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 詔徵張奐爲大司  
農復以皇甫規代爲度遼將軍規自以爲連在大位  
欲求退避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  
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



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  
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夏四月濟陰東  
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司徒許栩免五月以太常胡  
廣爲司徒庚午上親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罽爲  
壇飾淳金釵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鮮卑聞張  
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六月南匈奴烏桓鮮  
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秋七月鮮卑復入塞誘  
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  
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詔復以張奐爲護匈奴  
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

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  
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  
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  
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  
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爲功曹  
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  
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  
爲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  
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



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  
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爲其冠與  
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  
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  
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  
到門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  
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執縱橫岑晳與  
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瑨竟誅之  
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

陽趙津貪暴發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瓛  
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  
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瑨帝大怒徵  
瑨瓛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瑨罪當棄市山陽太守  
翟超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  
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坐家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  
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  
復不得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  
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  
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



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  
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  
宦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  
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璿瓚超浮等罪帝不悅有  
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  
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  
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  
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  
耻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  
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

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  
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  
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  
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  
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  
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  
譴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  
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没侯覽財  
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  
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







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  
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  
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  
清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  
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  
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  
也願賜清間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  
臣聞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  
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  
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  
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者欲不去殺罰過  
理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  
生恩愛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  
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  
如黃老乎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  
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不  
正辭理而違背經藝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  
請下司隸正楷罪灋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  
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自永平以



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灑浸盛故措言及之符節令汝南蔡衍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瓚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瑨瓚竟死獄中瑨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晷張牧逃竄獲免晷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嘗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比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毋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



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輪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爲鄉嗇夫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後密去官還家每謂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



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豈慙服待之彌厚 九月以光祿勳周景爲太尉 司空劉茂免 冬十二月以光祿勳汝南宣豐爲司空 以越騎校尉竇武爲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西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乞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起強圉協洽盡重光  
大淵獻凡五年

孝桓皇帝下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先零圍殺裊掠雲陽當煎諸

種復反段熲擊之於鸞鳥大破之西羌遂定 夫餘

王夫台寇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 夏四月

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殺千餘人 五月壬子晦

日有食之 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為黨人言

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

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



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  
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  
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  
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  
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  
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  
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  
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  
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  
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  
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  
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  
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  
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  
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  
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  
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  
綬霍譖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  
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辯詰曰  
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



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貞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渤海人楊喬會稽人邊韶



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爲美故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不聽 六州大水勃海溢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封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辭不受請徙屬弘農舊制邊人不得內徙詔以奐有功特許之拜董卓爲郎中卓

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十二月壬申復癩

陶王悝爲勃海王 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戊寅尊

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初竇后旣立御見甚稀唯

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

田聖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

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宏者河間孝

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

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

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上之上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  
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  
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  
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安乎  
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巳亥解瀆亭侯至夏門亭  
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卽皇帝位  
改元 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廟曰威宗

辛未赦天下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  
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

之連年旣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  
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  
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  
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  
旣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  
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  
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  
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  
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  
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



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頰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衆皆恐頰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頰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 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爲孝元皇夫人夏氏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尊帝母董氏爲慎園貴人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鄴免以長樂衛尉王



暢爲司空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以太中大夫  
劉矩爲太尉 六月京師大水 癸巳錄定策功封  
竇武爲聞喜侯武子機爲涇陽侯兄子紹爲鄠侯靖  
爲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爲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  
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  
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  
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  
可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  
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  
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  
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  
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雖無  
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  
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  
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  
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秋  
七月熲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  
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  
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



通鑑卷三十一  
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  
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  
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誓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  
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訐飾潤辭意云臣兵  
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  
可空靜血流污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  
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  
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  
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  
師興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廿樹歲時豐稔人無疵  
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  
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  
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  
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戢戈招降擴敵誕辭空  
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  
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  
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  
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  
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  
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



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  
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爲司空 初竇太后之

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  
竇武同心勳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  
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  
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  
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  
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  
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

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  
手椎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  
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  
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  
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  
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  
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  
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  
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  
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



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蹶蹶道路誼譁言戾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璿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謀誅武等曹



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棗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扳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勲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復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之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

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



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  
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  
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  
有賞管府兵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  
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  
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  
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  
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  
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爲  
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  
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  
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與俱去  
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  
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  
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  
六人皆爲列侯十一人爲關內侯於是群小得志士  
大夫皆喪氣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  
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  
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殞歛武尸行喪坐以禁錮武孫  
輔年二歲騰詐以爲已子與令史南陽張敞共匿之



於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  
病爲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以司徒胡廣爲太傅  
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大鴻臚許栩爲司空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矩免以  
太僕沛國聞人襲爲太尉 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  
幽并二州 是歲疏勒王季父和得殺其王自立  
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衆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有  
衆五千餘落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衆千餘落自稱  
峭王右北平烏延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帝迎董貴人於河間三

月乙巳尊爲孝仁皇后居永樂宮拜其兄寵爲執金  
吾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 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  
於御坐上癸巳大風雨雹霹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  
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  
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  
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  
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  
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  
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  
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



詔切責之矣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  
俸贖罪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曰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  
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  
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願  
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  
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  
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  
勤身王室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  
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  
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  
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  
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  
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  
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爲東  
郡太守以它罪收弼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光祿勳  
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  
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



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五月太尉聞人襲司空許栩免六月以司徒劉寵為太尉太常汝南許訓為司徒太僕長沙劉蹯為司空蹯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八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



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

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

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

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寃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

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

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蠶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九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月江夏蠻反州郡討平之丹陽山越圍太守陳賁

賁擊破之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

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

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

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

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及南陽宗

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

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苑康及山陽劉表

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

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

山胡毋班陳留秦周魯國蕃嚮東萊王章為八厨厨

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

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

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



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  
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  
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  
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  
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  
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  
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  
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  
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  
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

御史蜀郡景教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  
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  
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  
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  
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  
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  
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  
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  
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  
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



通鑑卷五十一  
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儉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

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



者融也當坐褻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毋毋  
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  
上讞之詔書竟坐褻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衛  
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  
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須變  
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  
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  
不受曰弟柰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  
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  
讓甚耻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

宥南陽何顥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  
匿汝南間與袁紹爲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計  
議爲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  
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  
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  
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  
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  
輻湊歸之輜輶柴轂填接街陌術亦以俠氣聞逢從  
兄子闕少有操行以耕學爲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  
闕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



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  
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毋老  
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  
毋思閔時往就視毋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  
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  
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  
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  
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  
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臣光曰天下有

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  
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  
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撻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  
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  
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卓  
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

寵免太僕扶溝郭禧為太尉 鮮卑寇并州 長樂

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復  
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高句驪王伯固寇  
遼東玄菟太守耿臨討降之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徵段熲還京師拜  
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



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夏四月太尉郭禧罷以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 秋七月司空劉鄩罷八月以大鴻臚梁國橋玄為司空 九月執金吾董寵坐矯永樂太后屬請下獄死 冬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濟人十餘萬皆內屬受冠帶開置七縣涼州刺史扶風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校尉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復治初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誼赫孟佗

資產饒贍與奴用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二月癸卯地震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太尉聞人襲免以太僕汝南李咸為大尉 太疫 司徒許訓免以司空橋玄為司徒 夏四月以太常南陽來



豔為司空 秋七月司空來豔免 癸丑立貴人宋  
氏為皇后后執金吾鄧之女也 司徒橋玄免以太  
常南陽宗俱為司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 帝以竇  
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群臣朝太后於  
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寃帝  
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  
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鮮卑寇并州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